

這個經，宗是什麼？趣是什麼？宗的意思就是所尊崇的，所尊重的、緊要的。這個經，當然一部經我們先要了解它，它所尊貴的、所重視的是什麼。再有，宗是修行的要徑。我們研究一個書，尤其是經典，不是就是理論的探討。所以有人問我，佛學院是不是也研究佛學？既然名之為佛學院，當然也研究佛學。但是要知道，佛所有的佛學都是為你去學佛的。學佛就是要行，如何去行？不是停止在理論上就完了。宗就是修行的要徑。所以一部經典一上手來，你要知道它的宗旨是什麼。再有，趣是什麼？就是歸趣、趣向。頭一段最後幾句話，趣是什麼？歸趣。「明其所為，識其所求，究其所至，名之為趣。」要知道去做什麼，要知道你所要達到的目的，要窮究它所達到的境界，這個叫做趣，就是歸趣。

在這個中間我們引了很多古德的，對於《無量壽經》的宗是什麼，還有小本的，做參考。我們時間很緊，大家自己看看。總之，根據古德，中外的這些大家，他們所說明的這些宗趣，我們歸納起來本經的宗是什麼？「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為宗」，這個是宗。我們所尊崇的，我們修行的道路，就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你要發大心，發覺悟的心，一切都是因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你種菩提就得菩提，所以要成佛，你先發起菩提心。一向專念，要念佛，不但是念，而且要一向專念。又修點這個，又修點另外的，今天修這個，明天修那個，這就不叫一向專念。要很專，一向就是一直是這樣，要專念，這個經當然講的以念阿彌陀佛為主。這是說這個是為宗。

趣，歸趣、趣向是什麼？「圓生四土，徑登不退為趣。」徑登

不退，逕就是直接，只要你真是信願持名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就這一生終了之後，往生極樂世界之後你就是不退轉。底下要講，不退很難，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這個法門直接就不退了。退是個最壞的事情，在這個世界上進一退九，進了一步，回頭退了九步，或者有一個人進步，有九個人在退步，退緣太多了。這個法門就是逕登不退，圓生四土（一般往生只能生到凡聖同居土，還是凡夫的地位），但是到極樂世界已經圓融無礙的生到了方便有餘、生到了實報莊嚴、分證常寂光土。所以圓生四土，這個做為歸趣。全經就是如此，「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為宗，以圓生四土，逕登不退為趣」。

首先講「明宗」，為什麼說這個經以這個為宗？當然要有根據，首先，就是三輩往生裡頭有上輩、有中輩、有下輩，這個水平很不一樣。上品上生，就在現生之中，雖然是最後，但還是現生，他已經是地上的菩薩，大菩薩，可以見無量佛、聞無量法、證無量的陀羅尼，當時就分身到無量的佛土去聞法、去度生，這是上品，最高上品上生。下品的五逆十惡，念了十句佛生到邊地，沒多久就花開見佛。上輩、中輩、下輩，代表怎麼都有上中下，講三輩。但不管你是上、是中、是下，經文都說了，都是「以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做為往生的因，這就是修行必須的要徑，也是我們所遵從的。這是一個證明。

再有，在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裡頭我們舉出兩願。第十九願，這個全文就是「聞我名號，發菩提心」，直接點出發菩提心，「修諸功德，奉行六波羅蜜，堅固不退。復以善根迴向，願生我國。一心念我」，念，這是阿彌陀佛的願，先是發菩提心，後來一心念我，「晝夜不斷」。現在一般人說我也念，一天就念半小時，其餘的時間就打閒岔，這個就還不夠，不夠一向專念，他們努力還不夠。

這個地方說晝夜不斷，這個地方要求高一點。底下就容易了，「臨壽終時，我與諸菩薩眾迎現其前」。在小本《阿彌陀經》裡頭，佛菩薩迎現其前之後，而且是佛就慈悲加佑，加持這個行者，讓他的心不亂。因為在臨終的時候心裡頭是很慌亂，一般不是個修行的時候了，但是因為你平常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所以阿彌陀佛就跟菩薩大眾現在你的面前，以佛的慈悲三昧力加被你，使你不亂，這是淨土法門的特殊。所以有人念佛覺得我還沒有到一心不亂，到了臨終時候恐怕念不了，他不知道這裡有他力法門，慈悲加佑，令念佛人臨終不亂。第十九願我們看出來，裡頭的中心是發菩提心，是一心念我，我就是阿彌陀佛，你一心念阿彌陀佛，這兩個內容。

第十八願，日本很多大德，他們對第十八願是尊崇到極點。他們尊崇善導大師，善導大師弘揚《無量壽經》，都說是彌陀化身。日本的大德說，許多的經典要跟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來比，別的經都是權，只有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是實。如果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跟《無量壽經》來比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還是權，《無量壽經》是實。《無量壽經》其他的經文和四十八願的願文相比，願文是實，其他的還是權。願文之中有四十八條，每一條跟第十八願相比，第十八願才是真實，其他又是權。所以這些大德的讚歎就把第十八願的重要剖析清楚了。以前正果法師談淨土宗，他就是談一個第十八願，這個也是很契理契機的。

第十八願的願文，「聞我名號」，一切眾生聞到阿彌陀佛的名號，「至心信樂」，至就是登峰造極，至誠，以至誠的心相信，樂是歡喜、慶幸，願意這個地方，願意這個法門，「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」，把一切善根，不求其他的事情，只是求「願生我國」，「乃至十念」，這種至心信樂的念乃至只念了十念，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。唯除五逆，誹謗正法」。五逆十惡再加上誹謗正法，那就

是臨終很難念了。這個以後還要討論，善導大師還有他特殊的見解，今天這個地方不發揮。從這裡看出來，這一段是什麼？這一段是至心信樂，信就是智慧，樂是願力。要生到極樂世界，當然我們就是願意去度眾生，這裡說至心信樂就相當於發菩提心。你也要念，哪怕念到十念都可以往生。這個在《觀經》中有最好的例子，就是五逆十惡看見地獄現前，只要有善知識教他，他觀想是不行了，念佛的話，有十念，往生。我一個很好的學道的朋友，他的弟弟也是看到地獄，他的哥哥勸他趕緊念佛，大家也助念，後來他說地獄相消了，看見佛來接了。也就是他平常並不怎麼修，不就是乃至十念嗎？在這最後的時候你有十念都可以往生。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！所以這個第十八願，淨土法門就依止這條願文建立起來的，可以這麼說，就是十念必生。尤其咱們的明真長老他修十念法，這也是十念，因為他參禪，時間用在淨土上他就一天念十口氣，這也叫十念法。十念必生，至心信樂，它裡頭有一條至心信樂。

這兩條，我們就可以看出來，第十九願是發菩提心，一心念我，第十八願就是重在至心信樂，一向專念。所以我們這麼來看，結合三輩往生，又結合第十九願、第十八願，我們提出來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為宗是正確的，這就是阿彌陀佛本願的心髓。這兩個願是阿彌陀佛本願中最重要的部分，是「全部大經之宗要」，跟剛才日本大德說的話一樣，這些願文是全部大經的宗旨和要領。「往生必備之正因」，你要想往生是必備的正因，方向端正。「方便度生之慈航」，我們學佛，我們要成就，這一切一切，要修持，都是為了度眾生。怎麼才能度眾生？不就有這個十念法門嗎？有這個法門我們不但可以度己，我們可以度人，這是慈航。「本經所崇」，我們所尊重的，崇就是崇貴、尊崇，「全在於此」，就在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「修行要徑」，修行最重要的途徑，也就是最為捷要

、最為快、最為重要，所以這是本經之宗。

底下我們就要解釋一下菩提心，菩提心用最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願力。這個大不要做大小相對待的那個大，這個錄音機比那個錄音機大，回頭我就說我這個桌子比它大，房子又比桌子大，都是對待的大。這個大它應該是大方廣的那個大，那個是絕對待的。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願力，這三種相結合的心，這個心它自然就有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願力。要發起這種大慈悲、大智慧、大願力的心，就稱為發菩提心。發菩提心的內容和它的重要性，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扼要的介紹，因為以後到了願文的地方還要講。

這個發菩提心，根據曇鸞大師的《往生論註》。《往生論註》在中國成為佚書，淨土宗有十來種書中國沒有了，都是從外國找回來的，這個《論註》是其中之一。我們很多古人沒有見過這個書，所以有人就把曇鸞跟道綽都從我們淨土宗的祖師中給開除出去，其實那都是功績很大的。曇鸞大師的《往生論註》說出，《無量壽經》講三輩往生，三輩往生中當然所行有高有低，有的是優，有的就劣（五逆十惡還不劣嗎？但是最後他發心了、他懺悔了、他精進了），都是要發無上菩提之心。「此無上菩提心」，就是願意作佛的心，是佛道無上誓願成。為什麼要作佛？一個是我就想作佛，我要比誰都高，那你就永遠不能成佛，你是為了自己。願意成佛的就是要度眾生，你究竟的覺悟，你才有這個特殊的方便，你才能夠真實給眾生真實之利。所以就是度眾生的心，眾生無邊誓願度。度眾生的心，「即攝取眾生生有佛國土心」。怎麼度眾生？真要度眾生的話，就是能夠攝受眾生，讓眾生能生到有佛的國土這樣的心。阿彌陀佛就成就這樣一個國土，我們現在弘揚淨土法門，也就是使得這些眾生能生到有阿彌陀佛的國土，這就是度眾生的心。

「是故願生彼安樂淨土者」，安樂就是極樂，生到極樂世界的人，「要發無上菩提心也」。所以三輩往生都發菩提心，你要願意作佛，願意度一切眾生，願意攝受一切眾生都往生到有佛的國土，而發的無上菩提心。若不發無上菩提心，但是聽到彼國，僅僅是聽到彼國，快樂極了，極樂，那是無法比。有的人就說，我活的時候要修行，活的時候要好，比別人強，死了之後生到極樂世界也是享受，也比別人好。這一種就是我活的時候也要好，死了之後也要好，為自己打算，這個是打算不到的。曇鸞大師就說，要是這樣的話，為了求樂而願生，不得往生，往生不了。所以極樂世界純一是大善根器，都是要廣度眾生，大慈悲、大的願力，攝受眾生能夠往生有佛的國土。一切眾生，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」，這天天咱們念的偈子，願一切眾生都同生極樂國，大願力！有這個信心，信心這就是有智慧，沒有智慧是不能信，信是清淨的心、智慧的心。這一段的解釋，這樣的菩提心很親切，對於淨土學人聽得很親切。

底下《安樂集》，這是兩個緊接著的，上面是曇鸞，底下是道綽。玄中寺，玄中寺是三個祖師都在那的，現在修得很好了，曇鸞、道綽、善導三位大師都在那住習過。《安樂集》說，「依天親《淨土論》」，就是《往生論》，「凡欲發心會無上菩提者，有其二義」，有兩方面。「一者，先須離三種與菩提門相違法」，有三種法和菩提門相違背，要離開。「二者，須知三種順菩提門法」，就要去順，要去順從，要去依順。什麼是三呢？第一個是智慧門，第二個是慈悲門，第三個是方便門。頭一個是要智慧，第二個要慈悲，第三個方便，就是大願力，我有這種方便的方法去度眾生。所以它分開三個，其實就是剛才我說的，通俗的說，發菩提心就是要有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願力的心。

具體說來是怎麼樣？第一個就是「依智慧門，不求自樂」，不

是為自己求安樂。還不是僅僅說我往生不是為自己求安樂，這解釋，我們在這個人生之中，一切一切的地方，都不是要自己求安樂。講弘一法師的例子，到湛山寺請他講戒律，給他拿了（送到房間裡頭來）幾個菜一個湯，弘一法師不吃。第二天，知道他嫌多，別人就給他拿了一個菜一個湯，還不吃。這就報告倜虛方丈（倜虛老法師）說：弘一法師不吃。倜虛老法師說：你們就把你們吃的盛一碗給他。大眾吃的，大家都這樣的，除了主食之外，舀了一碗大眾吃的菜給他端去了。他問了問：你們是不是也吃這個？他們說對，他就吃了。所以一切時處，不是自己求安樂。現在有一些人，據說有的在美國的出家人，嫌美國的汽車不夠講究都不坐，在美國要坐進口汽車。德國車更講究，在美國嫌美國的車都不好，要坐德國車，這個就跟道綽大師所說的不大相合了。有智慧的人不求自樂，無我，「通達無我法者，是名菩薩」。這個「我」字是萬惡之源，現在我們不能求自樂、自尊種種，這一切一切，要「遠離我心貪著自身故」，就是去這個身見。現在學術化的氣功是非常熱鬧，有人說他們是外道，我說他們連道教也不是，道教的老子、莊子這些道理還是很高深的，這些人只能稱為氣功師、養生家，他就是把這個身體修練得挺好。我們這裡你看，一教你，頭一句話就說，你發菩提心不是要貪著自身，在這身體上去保養它、維護它，讓它舒服。所以這個無我，不只是在講經的時候談無我、無我，講得天花亂墜，而真正在一切時處，起心動念，首先咱們不要說無我，先不要有個人主義，這個做為第一步。

「二者，依慈悲門，拔一切眾生苦」。一切眾生真實是苦，苦苦你隨便可以看見，到了夏天，蟲子掉到地下，多少螞蟻吃這個蟲子，你咬一口，我咬一口，這個苦不苦呢？豬，我看見豬就是可憐，不但牠要被殺，而且注定牠的子子孫孫都要被殺光的。苦，都是

苦，要拔眾生的苦，而且拔一切眾生苦。所以大慈悲心，這是第二。「遠離無安眾生心」，我們要有安住，讓眾生得到安樂。不是安自身，而是要眾生安樂。

「三者，依方便門，憐愍一切眾生心」。眾生可憐，本來是佛，都同具有佛性，《大乘起信論》講到都有如來藏，都有妙明真心，可是冤枉得很，迷迷糊糊的顛倒六道之中，受很多很多罪，愚痴，可憐憫！這是憐憫眾生的心，要憐憫一切眾生就「遠離恭敬供養自身心」。這又提出來了，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，離開了恭敬供養自身心，剛才只談自身，這地方又加上一個心字，這就很深刻。供養不要供養自身，不要使自身求安樂，這個道理很好懂，也沒有可爭辯的，但是做得到做不到是一個問題，但是這個道理大家還都是得承認下來。怎麼叫恭敬供養自心？這句話就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《楞嚴》裡頭，阿難之所以會不能自拔，以及一切眾生要修佛沒有成佛，反而甚至於墮落成為魔王的眷屬，都是因為不明白兩種根本法，一種是生死根本，一種是菩提涅槃根本。菩提涅槃就是你的佛性，生死根本就是你的妄心。眾生之所以認為是自己心的，實際上就是意識分別，這是第六識，第六識是分別識，毛病都是出在它身上。但是大家不知道，常常就是用這個來做為主宰，凡是什麼東西合乎自己心意的就覺得它對，不合乎自己的就覺得不對。甚至於說，某些佛經因為不合乎他的心意，他就說這個佛經是假的，這種人已經出來不少了，這就是供養他自心。

我舉兩個例子，一個是中國的古話，「寧作心師，莫師於心」。這句話要解釋很難懂，這個文字是老的文字，你應當作你自己心的老師，不要把自己的心當作老師。當師於心，就是對於這個心作老師，不要以心為師，就是這個心意識你覺得是怎麼樣就去做，就是自己頭腦中所想的這些東西，是不堪去供養的，不堪去尊敬的



。《四十二章經》就講，連續兩句，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」。

。修行人要不要成功，這是個很大的關鍵。所以有很多人他就以自己領悟的一知半解，對於自己所了解的東西，拿它當主宰，再批判一切別的東西，順乎我的才對，不順乎我的就不對，這就是信自己的意思。而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，「慎勿信汝意」，你要慎重，千萬不要信你自己這個意（意識），「汝意不可信」。跟道綽這個話是一味的，跟中國那個話，「寧作心師，莫師於心」，不要拿心當老師，要做心的老師，就這個話的意思。供養自身心。

我們學佛的人就是要把佛的知見，來破除我們本有的眾生知見。你把你老的知見拿來當家作主，當主宰、當評判員、當裁判員，它來評定一切，而他自己甘心退出歷史舞台，他就不可能真實接受佛的知見。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。這就叫做「遠離三種菩提門相違法」。如果是只求供養自身，求自身安樂，沒有讓眾生離苦，恭敬供養自身自心，就是一切都以自己這個心，這是至高無上的，用它來評判一切、觀察一切，所以常常老覺得別人不對，自己對，這都屬於這一類。你自己就是供養自心，把自心供養得太高了。

「順菩提門者」，順的話，就剛才相反過來，這個說簡單一點。順，一個就是「無染清淨心」。無染清淨剛才說就是大智慧，不是為自身求安樂。第二，「安清淨心，為拔一切眾生苦」，就把剛才那個反過來了。第三，「樂清淨心，欲令一切眾生得大菩提」，這是最上的安樂，「攝取眾生生彼國土」。「若不令一切眾生得畢竟常樂者，則違菩提門」。所以一切是為了眾生，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成就極樂世界，願願都是為眾生，要不是為眾生何必有這些依正莊嚴？所以讓一切眾生得畢竟的樂，畢竟樂是究竟的、徹底的、真常的樂。

「此畢竟常樂，依何而得？要依大義門」。大義門是什麼？就

是指的安樂國土，就是只有靠著往生淨土這個法門。他這說的有很多人大家覺得很絕對，佛的法門很多，怎麼都提出來要依這個大義門？要以極樂世界做為一切總的功德？沒有別的，就是這個大義門，就是極樂世界，這個很契機。現在我們可以這麼看，我斗膽這麼說，在現在這個具體情況之下，法都是好的，如旃檀木，片片皆香，八萬四千法門都是好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求生淨土的話，要想即身脫離生死苦海就不可能，就可以這樣說。你參禪也好，你修密也好，什麼都還可以，但是都要依這個大義門，就是極樂國土。不然的話，你當然是再周轉，再來，還要一次一次的機會，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。已經得到人身，現在的人身，在這一生之中了辦這個大事，修什麼都好，當然是修淨土更應機，但是你如果連求生淨土的這個心願都沒有的話，要即身超脫生死，可以說是沒有希望。這就是曇鸞、道綽這兩位淨土宗的古德，以前都列為是祖師的，後來因為他們的書中國沒有，有的人就把他們排在名單之外，那是錯誤的。

底下再引一個朝鮮人，朝鮮人到中國來學佛，他們學得水平很高，這是淨土宗，他們禪宗什麼都很不錯。海東元曉他有一部書叫《宗要》，它裡頭講了菩提心，就把菩提心的內容說得很清楚。這個也講了菩提心的內容，怎麼是順，怎麼是違，也就看出來了，慈悲、智慧、願力。底下海東把它提出兩個，「發菩提心有二」，一個是「隨事發心」，一個是「順理發心」。這就跟密宗的提法很像，密宗的提法，一個叫做行願菩提心，就是隨事發心，在事上發心；一個順理菩提心，密宗叫做勝義諦菩提心，就是第一義諦菩提心。這兩個心都發才是個具足的菩提心，你只能發隨事菩提心也很好，也很難得，也得殊勝之果，但是那還不是究竟果覺的正因，要取得究竟的果覺，要成無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就需要發起勝義諦

菩提心，也就是要發起順理菩提心。

底下我們先看他的介紹，怎麼叫隨事，怎麼叫順理。隨事就是「煩惱無邊，願悉斷之」，四弘誓願；「善法無量，願悉修之；眾生無邊，願悉度之」，佛道無上誓願證就不言而喻了，中間有刪節號。「此心果報」，你這個心的果報。報有花報、有果報，花報，有的人是做惡人，今生或者給他槍斃了，這是花報，這還不是結果，果報是在地獄，那就重多了。這個心的果報，這麼樣的無邊煩惱願斷，無量善法都願意修，無邊眾生都願意度，這樣去修的話，他的果報當然是要成佛的。當然還要經過再發起勝義諦菩提心，但是他就是會發展的，可是他的花報就是往生極樂世界。為什麼這樣？因為菩提心的心量是廣大無邊、長遠無限的，在空間說是沒有邊際，在時間說是沒有限量，不可窮盡的。菩提心量就是這樣大，他要度一切眾生，一切眾生在一切空間，包括一切空間，廣大無邊；而眾生是過去的我也要度，現在的我也要度，未來的我也要度，就包括時間，所以廣大長遠都沒有邊際。發了這樣的心，「故能感得廣大無際依報淨土」，國土叫依報淨土，「長遠無量正報壽命」。極樂國土是極其廣大無際的淨土，無量壽就是無量的壽命，不但佛是無量壽，凡是往生的、生到極樂世界的都是無量壽。「除菩提心，無能當此。」所以就是發菩提心的重要，他們最後是要成佛，但是他們先得到花報就是往生極樂世界。因為這個心就是廣大、就是長遠沒有邊際，你得的果也就是無有邊際。

第二，「順理發心」。要信解一切法皆如幻如夢，《金剛經》上說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「非有非無」，不是有，也不是無。可以講四句都離，有是一句，無是一句，非有非無是一句，也有也無是一句，都不是，就以非有非無做代表。「離言絕慮」，離開言說，言說是說不到的。你說出來的就好像那個電視所傳播

的，就是一點的光，一個點，所要傳播只是一個點，但是經過它掃描，加上光的惰性，它就把它拼起來成為一個圖像，就好像這樣。你變成語言了，它只是一個點、一個點的，你看不出圖像來，必須要跟它同步，這個圖像才顯出來。言說就是如此，這個不是言說所能夠表達的，傳送的只是整個圖像的一個點，很片面。絕慮就是不可思議的意思，議就是說，你不能說，說不出來，張口便錯，說出來的全是錯的。所以古代禪宗是入門便棒，一進門，還不等你開口，棒子就打下來了。慮是思慮。不可思議，不可說是不可議，不可思是你想不到的。

所以剛才就說到，為什麼不要大家供養自心？你所能想得到的這一切，都是在意識裡頭的東西，都是分別意識的東西，所以只有絕了這個意識。所以開悟的人是什麼情況？就是妄想他中斷了。很多人就以為我看了很多經，我懂了好多經，我甚至也能講講這些經，佛教就是這麼回事。其實遠不是這麼回事，這些經都是指路的路牌，指路牌。叫你看月亮，月亮在哪，你沒看見。看地圖，一看，這是巴黎。這是巴黎嗎？這是北京法源寺。你說這是巴黎。你看地圖上，你可以這麼說，這是巴黎，我這是巴黎。這都是地圖上的事情。所以在思慮之中，但是腦子妄想不斷，你的意識中所能夠思惟到的，也就是看地圖、看指路牌。但這個還是要好好的看，這個你要不好好看，你更沒有法子認路，更沒有法子看月亮。但是你要把這個當成了月亮，比如我說這個是燈，你就以為我家燈就是這個樣子，你就是錯到極點了。我說這個是燈，指著那兒，燈在那兒，不是這是燈，但我話說的這個是燈，你就以為我這個是燈。所以大家很多理解就是這樣的理解。所以不能供養自心，慎勿信汝意，絕慮。

「依此信解，發廣大心」。從這個信解之上發廣大之心。「雖

不見有煩惱善法」，不見有煩惱，煩惱就是菩提，也沒有叫做善法的，善法都是相對之法，煩惱與善法是相對的，到了佛最高的境界就是不二法門。《維摩詰經》就是不二，沒有一個東西是兩個。所以《大乘起信論》說，為什麼有無明？不就是「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」嗎？真如法一，你不如實知真如法一你就二了，你就出了所，出了所（有能有所）就是二，對立面就出來了，矛盾就出來了，從此矛盾重重，沒完沒了。到了順理發心，就不見煩惱、善法，這樣一個對立。這是舉個例，不但是這個不矛盾，一切它都不是矛盾。

「而不撥無可修可斷」。不撥，在底下這個老版的沒有，新版的加了個註解。有人校對，他說這個不撥無怎麼講？不撥無，現在加了一個註解，這樣就行，舊版沒有。不撥無就是，因為他是高麗人，高麗人用咱們古漢語，這個裡頭當然有彆扭的地方，這都是漢語水平很好了，咱們中國的學生打死也寫不出，但是偶爾還是有彆扭之處，這就是彆扭之處。不撥無，這個很不習慣，咱們看了，但是我給它這麼一翻譯就好懂了。大家旁邊註一註，不撥無，你就寫「不排除」。撥就是排，無就是除，變沒有了，不撥無就是不排除。雖然沒有煩惱跟善法，但是他也沒有排除有可修可斷，就是從容中道。這個地方很重要，意思說都平等了，就沒有可修了。所以上海有人就說無修無證，有一班居士說有修有證，這兩派居士在公園中公開辯論。這前幾天的事情，一派說是有修有證，一派說無修無證。但這個是這樣，沒有煩惱、沒有善法，但也不排除有可修可斷；雖然不排除有可修可斷，然而沒有煩惱、沒有善法，這才符合第一義諦。所以大家想的、眾生想的，不是東邊倒就是西邊歪，往往矯枉過正。一個牆往東斜了一點，你撐一撐，往東斜了你往西撐，他就拼命往西撐，結果把牆撐倒了，是不是這樣？眾生他就是這樣，邊見。不撥無可修可斷。

「雖願悉斷悉修，而不違於無願三昧」。我一切煩惱都要斷，我一切善法都願意修，然而他還是無願三昧。他這不是明明有願嗎？願意修，願意斷。可是他這個有修、有斷跟無願三昧是一味的，這叫事理無礙。《華嚴》所講的事理無礙，理就都沒有，事有可修可斷，事和理是無礙的。所以寂而常照，寂是空寂，寂是定，不動，這是理，照是用，彼此無礙，不是沉在哪一邊，這個地方很重要的。所以在這些地方，我們就慢慢可以體會到，菩提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心。

「雖願皆度無量有情，而不存能度所度」。我是願意度一切有情，而心裡沒有存著一個誰是能度、誰是所度。所以《金剛經》一上來就說要度無量無邊眾生，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，而實沒有一個眾生得滅度者。跟這裡就是一樣，是在度，而自己沒有存能度所度，三輪體空。比方我送你一個錄音機，內不見能送之我，外不見受贈之人，中不見所贈之物，三輪體空，但是我這個錄音機還是送給你了。「故能隨順於空無相」。所以蕩益大師寫了個《金剛經破空論》，有人就執著於《金剛經》是無相、無為、無住，都跑這個無裡頭去了，就忘了無住還有生心。這樣的話才跟空無相不相違背，空無相之中你還度無量無邊眾生，斷無量無邊煩惱，修無量無邊善法。所以經上說，「如是滅度無量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」，引了《金剛經》的話。「如是發心，功德無邊」，這種發心功德無邊。「設使諸佛窮劫演說彼諸功德，猶不能盡。」一切佛拿窮劫的時間都在那說這有多少多少功德，說不完，極讚這個功德。所以跟我們這個智慧很有關係，你要有這樣的一種發心，這樣的一個心境。所以說圓人，修圓教的行人，圓教的人跟普通的人修行是日劫相倍，圓教的人他有圓的見解，他修一天等於普通人修一劫。咱們現在也要講提高效率，這是最提高效率的辦法，使你成為有圓解圓修

，那你這一天等於別人一劫。事實真是如此，這可以說事實證明的。剛才引了朝鮮的大德，他把菩提心的順理發心發揮得很好。

「《觀經》」，這是淨土法門，它說往生得修三福，我們就不廣引，只引了第三，就是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」。還有說，「若有眾生願生彼國，發三種心，即便往生。何等為三？一者至誠心，二者深心，三者回向發願心。具三心者，必生彼國」，這是《觀經》的話。發這個三心，這三心攔在一塊就是菩提心，至誠、深心（攝集一切善法）、回向發願（度盡一切眾生），這是《觀經》上的。同樣的，《無量壽經》中三輩往生都要發菩提心，《觀經》中也是說要發菩提心。

底下再引密宗的話。現在很多人都想學密，實際都搞錯了。因為密宗它有些很奇怪的相，有些很奇怪的法器，就覺得它一定有些什麼祕訣，我如果得到這個祕訣，我得到這個密法，我就成佛很快，這都是邪見。密法之所以殊勝，所以能即身成佛，就是密宗特別重視發菩提心。底下這幾段是密宗的話。密宗所以得果殊勝，它講即身成佛。禪宗是說，迷就是眾生，悟了就是佛。「只個心心心是佛」，這是布袋和尚的話。是心就是佛，你悟了心你就是佛，沒有說這個身就是佛。即這個身，身也是佛，密宗是說即身成佛，身是身體的身。它這個特殊之點為什麼？就是因為它有那些奇怪的相嗎？當然不是，而是說菩提心，他這個菩提心很深入。我們看它這個教典，「菩提之心，成佛之本」。你要想成佛，你的根本是什麼？就是菩提心。「大事因緣，莫過於此」。佛的出現於世，這是一個大事因緣，大事因緣中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事情了。所以重視菩提心，重視菩提心不是光重視，他真要發。

「又《菩提心論》云：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諸佛功德法故」。這個菩提心就包了、含藏了一切佛的功德法都在裡頭，這個重要就

可知了。「若修證出現」，你的修持得到一定的證，當然不是說最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你還是有一定的證。比方你初果，那也是證。禪宗開悟，破本參，那也是證悟，然後破重關，破末後關，他有些證。你得三昧，證到某種三昧，這也是個證。但是這當然不等於那個最後的、徹底的，信解行證最後那個證。在你修證之中出現，你能夠出現菩提心，「則為一切導師」，你就是一切人天的導師。有很多人都不明白，得了一點小便宜、小好處，得了點小感應，而不知道這個菩提心是如此重要。

「若歸本則是密嚴土」。你這個心能夠發了之後，它又歸於它的本，歸於它的本源，這個本源就是密嚴土。密嚴土是密宗毘盧遮那的佛土，也可以說就是極樂世界。「不起於座，能成一切佛事」。你就在這坐著修法，你這時出現了菩提心，你不要起座，一切的佛事你已經完成了。所以它這裡有出現兩個字。這個地方的菩提心說得很高，這個菩提心高到這個程度，出現了菩提心，你就是一切的導師，人天都是導師，甚至於九法界都是導師，一切，對於緣覺、對於聲聞、對於菩薩，你都是導師。歸本，那就是密嚴國土，也就是華藏世界，一真法界。不起於座，能成一切佛事，哪還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？一切佛事都已經圓滿成就了。所以菩提心是這樣的殊勝，這樣的重要。

「又讚菩提心曰：若人求佛慧，通達菩提心，父母所生身，速證大覺位。」你要求佛的智慧，你能夠通達菩提心，這個就比那個要求的低一點，通達，能夠通達，你就是這個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身，在這個生命之中你很快就要成就到大覺之位。所以菩提心是如此殊勝。我們也發起了很大的志願，也有了智慧，也有了慈悲，也有了願力，算不算已經發了菩提心？我這打個比方，咱們拿杏樹的核埋下去，這個杏核它要長出東西來，第一步是杏仁裡頭開始有一點



點綠，然後長出一個綠芽，從杏仁裡頭出來了。第二步，就從這個軟皮裡頭鑽出來了。第三步，杏核不是很硬嗎？從硬皮裡頭鑽出來了。第四步，就從土裡頭長出來了。長出來，一離開土這麼高一個苗，咱們要問人，你說這是個什麼？不認識。長出來什麼？這是杏樹，就這麼高，就管它叫杏樹。這個就是發菩提心。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」，管他叫什麼？就叫做佛。在這個以前，有的人沒發，那就不是了，不相干。我真是有點發，它就可能在這個以前的情況，還在核裡頭，還在這軟皮裡頭，還在杏仁裡頭，僅僅是中心裡頭剛剛有點綠，總之是變化了。所以這不是一個空談，一個理解的問題，而是真實從內心有所發動，叫做發菩提心。跟樹上發芽的發字，跟種子發芽的發字是用的一個字，所以我這舉了一個杏核的發，這個發跟我們發菩提心的發是一個發字，是確實有一個新生的面貌。

還有，《華嚴經》反過來說，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」這句話也是非常深刻，你要把菩提心忘了，你修許多的善法，你做的是魔的事情。所以從這句話來說，很多佛教徒在做魔的事情。忘了菩提心，還是做魔的事情，你根本就沒有發過，你再修橋補路，再度了多少僧、造了多少廟、造了多少像，是為魔業。這不是我說的，這是《華嚴經》說的。《華嚴經》，佛告訴我們，經典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《華嚴》是沒話說了，最高的《華嚴》，所以重要就是如此。一般人只是在小地方上去著眼，搞一些次要的事情，往往抓不到根本，不知什麼是切要。這個發菩提心，不管你修什麼都是根本，禪宗、密宗，剛剛說的是密宗，禪宗更是如此，一切都是如此。

底下解釋一下，因為古代有兩種不同的說法，一種說法是以發菩提心為主，其餘都是輔助；一種說法以念佛為主，其餘都是輔助

。這個對立面的意見我這寫的有，我就不講了。我們現在是怎麼樣？兩句話合在一塊說，就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所以下面這一段，我們就節省時間，大家自己看看，這是兩面都照顧了。一向專念，一向就是可以朝著一個方向，偏向一邊，是一味的，老是這樣，總是這樣，一段時間是這樣，這叫做一向。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就是「專恆依止持名念佛」，專誠的依止這個念佛法門在那實修。一向專念是根據第十八願「十念必生」這個大願，因為它提倡有十念就可以往生。但十念我們不能夠說是等到臨死念十念，是不是？我們既然理解了這個方法，理解了這個重要，理解了普度眾生只有這樣一個殊勝之大義門，自己就要念。本於這個十念必生的大願，就是一向老念，你老念之後，你在臨終的時候蒙佛來接引，慈悲加佑，你才有最後那十念。所以咱們要是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這八個字做到了，「必得往生淨土」，就可以「圓證不退」。

所以經裡頭上輩、中輩、下輩，都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而往生的。這是為什麼？就是「果覺因心」，因為這句佛號是果覺的名號，這個果覺的名號具足一切功德，現在我是在因地，在因地中我在念佛，這句佛號就成了我的心，我的心現在沒有別的就這一句佛號，所以佛的果的覺悟成為我在因地中的本心，非常直捷了當，「究竟方便，全顯彌陀一乘願海，六字洪名，不可思議之威神功德」。

一向專念到底念多久？就是盡形壽以至於到十念，最多你就是這一輩子老是念，這種人很多。前幾年福建一個老太婆，八十多歲，念佛往生，一天念幾萬。她死了之後的照片，我《淨土資糧》登了她的照片。盡形壽，她一生就老這麼念，念到後來，一天跟她孫媳婦說，她說不要給我做飯了，我見到佛了，我就要往生了。她就不吃飯，還是念，她後來就見佛，又看見佛來了，最後還是半趺跌

坐，搭著衣端坐，面貌如生，這樣往生的。盡形壽，乃至十念，這一生就念了這十句都可以。但是就是說，這個一向專念指的什麼？指你從開始起到最後這一段時間之內都是在專念。不行的話就是修十念法，剛才說過，十念法也是一種，也都可以往生。在《觀經》說的是五逆十惡，臨終聽到善知識的教導，他懺悔，他念佛也往生。所以十念必生包括這兩種，包括臨終最後念了十念，還有平常就修十念法，這是最方便的，也可以。盡形壽，這一生老念；再有另外就是這兩種，一個就是平常修十念法，一個臨終有這個機緣能夠念到十句，念到最後斷氣。關鍵在最後，要死的人，他聽了別人勸，他就開始念一句，以至念到第十句，他就能往生。「如有人念佛數十年，或於最後階段」，念到後來，覺得我念了半天也沒有得到什麼效果，你看搞氣功的又是這個本領、那個本領，他就搞別的去，見異思遷，那以前再念得多都不叫一向專念，最後他不念了。還有，或者有人在最後的時候病痛，或者意志不堅，留戀這個家、子女，念不成了，這都不叫一向專念。只要真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就決定往生。

或者有人會懷疑，念佛為什麼有這樣的功德？底下就回答，因為能念的跟所念的，能念的是我們在念，所念是這句佛號，都是實相。能念的我就是實相，我所念的佛號也就是實相，這個實相的功德那是無邊。根據《彌陀要解》，說「無量光，無量壽」，阿彌陀佛又號無量光，又號無量壽。無量光就橫遍十方，在虛空中沒有地方不遍，遍照；無量壽則豎窮三際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豎窮三際就是沒有終了，過去是不可窮盡的，未來也是不可窮盡的，無量壽，都是貫徹的。「橫豎交徹」，橫和豎相交相徹。「皆法界體」，法界的本體就是空間時間。「舉此體作彌陀身土」，就是以法界的全體作成阿彌陀佛的佛身，作成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，也就是舉這

個法界體作為阿彌陀佛的名號。所以這就出來了，一句阿彌陀佛是什麼？是法界的全體。

「是故」，既然這個名號是法界全體，法界性是什麼？法界性就是咱們眾生的本覺理性，所以阿彌陀的名號就是我們眾生本來的理性。那現在我們持名，原來這句阿彌陀佛就是我們的本覺理性，我們又念阿彌陀佛，這就是我本覺，我這一念是開始覺悟，稱為始覺。我念的是什麼？念的是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是我的本覺理性，我的始覺就合乎本覺。「始覺合本」，始覺老合本，就究竟覺路。「始本不二」，始覺跟本覺不是兩件事情，不二法門。你始覺既然是阿彌陀佛，你本覺還是阿彌陀佛，這不是不二了嗎？「生佛不二」，我念佛的時候，我本覺體性就是阿彌陀佛，我現在始覺也是阿彌陀佛，這一切都不二，眾生跟佛也不二。

「故一念相應一念佛」，你一念能夠相應，這一念你就是佛。非常直捷，所以淨土宗也是當下成佛，不過你不念就不是了。念，念到非常散亂、非常懷疑，最壞是懷疑。密宗都講，就講這個，只有懷疑的人，這個咒就不靈驗。什麼咒都講功德大極了，但是現在很多人念的沒有那麼靈驗。其實經裡早說了，於咒生疑，對它有懷疑，它有這麼大功德嗎？那就完了，那就沒有這麼大功德，唯除於咒生疑。所以，「念念相應念念佛」，念佛的功德就是如此。由上我們可以知道，彌陀名號就是法界體，所以名號的功德不可思議，全法界。名號就是我們眾生的本覺，我們起心念佛是始覺，我們所念的佛正是我們的本覺，所以就是始覺合乎本覺，所以念念相應念念就是佛，這就知道持名的功德是不可思議。這是《彌陀要解》的，說明念佛的功德。

我們再據密宗的話，密宗裡頭，東密興教大師，他說從這「阿」字，一個阿彌陀佛的阿字，「出一切陀羅尼」，一切咒都從阿字

出生；「自一切陀羅尼生一切佛」，一切陀羅尼可以出生一切佛，所以就是說阿字出生一切佛。他又說，「阿字真言」，一個字的真言，這一個字是十方佛的佛心，「諸佛法身，同所加持」，一切佛的法身都加持這個阿字。又說，「毘盧遮那，以此阿字名為祕藏」，要說密宗什麼祕密，阿字是作為密藏。這阿字咱們家喻戶曉，到日本誰都念阿彌陀佛，不過大家雖然念，不知道這個阿字如此殊勝，不理解。又說，「三身」，佛的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，「唯說阿字一法」，說了很多法就說了一個阿字的法。阿字代表無生，第一個意思是無生，有無量義，第一個意思是無生。「諸經廣讚此法功德」，許多密教經典都稱讚阿字這個法門的功德。「聞名觸耳」，聽了阿字這個名字，這個聲音一到耳朵裡頭來，「眾罪冰消」，就消除好多好多罪。「唱聲見字」，你念，唱聲；見字，你觀想，觀得純熟，就能看見這個字。我在剛解放之初是修念佛法門，念佛七天，在第三天開始看見這阿字。「萬德雲集。淺觀但信」，淺觀的人，你只要肯信，「直遊淨土」，你就可以去往生到淨土。「深修圓智」，你還能深修，能夠生出圓的智慧，「現證佛道」，你現生就要成佛。這都是密教講這阿字的功德。所以興教大師有這個話，他說念佛很殊勝，就因為佛號裡有阿字，阿彌陀佛。

阿字功德是這樣，一個阿字這樣，佛號還加上彌陀還有佛，那功德當然我們就可以曉得了。這一句佛號下手很容易，不論誰都可以念，不管你是聰明還是笨，還是忙還是閒，都可以做得到。「名召萬德」，這個名字裡頭就包含了萬德，你一念這個名字，萬德都匯聚於你的心。「妙感難思」，這種感應是不可思議的。「從有念巧入無念」，你本來是念，但念來念去、念來念去，雖然在念，你心中離了一切妄想，有念而達入無念。「即凡心頓顯果德」，從你的這個凡心，頓然就顯出來你果德的殊勝。這兩句話是我寫的，後

來我看到《彌陀要解》裡頭有兩句話，我把它湊在一塊，跟我這個話，也就是說根本以《要解》為師，這個說法就相近了，而《要解》這兩句話正好是個對子。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於事上念佛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念咒也一樣，念咒達到理持，一上來就要理持你做不到，從事持開始，「即凡心成佛心」，你這個凡心就成佛心了。我這是「從有念巧入無念，即凡心頓顯果德」，這也就是師承蕩益大師，是一脈相傳的。

《疏鈔》，蓮池大師的《彌陀疏鈔》說念佛的功德，念佛的功德是什麼？「齊諸聖於片言，越三祇於一念」。你跟諸大聖人，跟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、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，跟他們看齊，跟他們平等。片言就是一句，這一句名號，就和這些大菩薩就平等了，看齊。所以這是頓法。有很多人他就說，只有我們先修小乘，先從初果一點點來，再迴小向大。都好。要是跟這個比，一個是從這到這，一個喜歡這麼走，一個就這麼走，我們這個法門它是直接去的。「越三祇於一念」，一念之間越過三大阿僧祇劫，所以是頓法。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小始終頓圓，《大乘起信論》是終教，它還堅持要三大阿僧祇劫。到了圓頓教就不是如此，一念，剎那際可以成佛。「極圓極頓，至簡至易」。在圓頓中是極圓極頓，在簡易來說是至簡至易，還有比這個再簡單的嗎？你六個字嫌多可以念四字，就念阿彌陀佛。所以就可以知道，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不但是本經的綱宗，也是一大藏教的指歸。這就把宗我們今天做了一個介紹。我們要研究其他的經典也是如此，一上來我們要明白它的宗是什麼。

趣呢？「圓生四土，逕登不退為趣。」四土就是凡聖同居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實報莊嚴土、常寂光土。先談凡聖同居土，咱們這也是凡聖同居土，極樂世界也是凡聖同居土，但是要知道，咱們是凡

聖同居的穢土，極樂世界是凡聖同居的淨土。我們這個凡聖同居和極樂世界的凡聖同居有所不同。底下就舉例說這個問題，我們也凡聖同居，我們是聖在哪？文殊在五台山，說是文殊菩薩現在還是照樣接送，就是你不認識，他在五台山。還有很多羅漢在天台山、雁蕩山，這都在咱們地球上，就在我們中國，同居。雖然同居，可是不一樣，《要解》就說，小乘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因為他在這個世界上再繼續，等到最後他證阿羅漢，他可以跟我們同居。還有大權示現的菩薩，這些菩薩，像文殊菩薩他示現在這個地方，我們有時也能碰到。等到這個實聖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涅槃了，這世界就沒有他了，權聖他度生的緣了了，也就是咱們在五台再也碰不著文殊了。所以這個同居，跟淨土這樣性質的同居土，而且聖人是升，眾生就沉，苦樂也懸殊，很不一樣。所以是「暫同，非究竟同也」，我們跟聖人同居在這個土上是暫時的，不是究竟的同。而且天壤之間，都說雁蕩五百阿羅漢都在，但是碰見的人很少，大家這麼些人去五台，真正見到文殊的還是很少。

文化大革命之前，一個福建的和尚見到文殊了，那真見到了，他是很誠懇。大家知不知道這個事？真有其事，兩個人告訴我的，一個是圓徹法師，會作詩的，現在到南方去了；一個是通願法師，通願法師是比丘尼，她當時住五台，她知道這件事情。他是三步一個頭，磕到大概中台附近看見一個地方，一個小門寫著「金剛洞」，就跑進去，跑進去一看裡頭很大，有大殿，有兩種修行人，一種是和尚，一種是喇嘛，都在用功。他又看看，先到大殿，看看大殿，到大殿一看，這個大殿很特別，只有一個佛座，沒有佛像，沒有佛像他就沒有禮拜，圍著這個佛座繞了三匝，這樣就出門了。剛出來，後頭來一個小孩喊他，什麼什麼法師，你別走。他想這怎麼有人知道我？還認識我，叫我的名字。他說我師父叫你進去。他就跟

著他走，進去看見一個很老的，白鬍子很長的老人坐在上頭，他就頂禮。聽說你從南方來，遠來不容易，給他一個座位，讓他坐在旁邊，招呼他茶喝，就談談話。談話他就說這很好（這個福建和尚），我想在這掛單。老人搖搖頭，你待會兒還得走。他又問，他說怎麼這個大殿上沒佛像？老人說我這用不著（這都是禪宗的意味，所以文殊頓起佛見，貶二鐵圍山），在我這用不著，就是說沒有佛殿。後來還談了些別的，他就出來了。

他也沒覺得特別，繼續拜，拜到晚上不能再拜了，有一個西藏的人，就在那住家的，像是一個行者之類的人，廟裡都很熟的，他就招待他，你在我這住，在我這吃。兩人就談起來，談起來這個福建的和尚就問，他說你們五台山有多少和尚？加在一起，所有的五台攔在一塊，山上、山下。他說所有的喇嘛、和尚都算在一塊，真只就二、三百人，把什麼人都湊起來，所以我們要打一個千僧齋是很困難的，湊不齊。這福建和尚說不對，我到那個金剛洞，那一個裡頭就好幾百出家人，你怎麼說這麼少？那個住在五台山的人說哪有這個地方，從來沒有過這個地方，沒聽見過。他說我都進去了。他說你看我們這導遊圖，我們五台山有導遊，你看有這地方沒有？一看是沒有，沒這個地方。那個人就說，你恐怕是碰見文殊菩薩了。他一聽，哇一下就哭了，他也不吃飯了，從頭再拜。又拜，一步一個頭，又拜到那個地方，但找那個門找不著了。他第二天回去之後路過圓徹法師那個廟，跟他的一個同鄉說了，同鄉告訴圓徹法師趕緊追他，他已經下山了。再有就是招待他的這個人，就是留他在家裡吃飯的這個人，他告訴通願法師的。所以就是說凡聖同居，聖人還是在，我們還是凡聖同居，不是沒有聖，就是難遇。今天就說到這兒。